

[名著百部]

中国现代文学

赵树理文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

赵 树 理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徐建华 编选

華夏出版社

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》编委会

主 编 舒 乙

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

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
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
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

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



赵树理

農村現狀總估計

土改、互助（所有都是個體的）、初級社（^{有土地分紅}）、高級社（幾乎是全部農戶都參加的）、公社（移居單位要大調整的）、互助時期、老區新區時間有長短之別，合作化後各階段，新老區均不甚長，但合計都有八年以上歷史（一部分高級化以後才參加的農戶是七個定額生產年）。初級社與^{互助}（一九五三）過渡時期經濟情況，現是經濟線的一部分（農業社會主義改造）^{利於過渡時期}。又有手工業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，整個國民經濟範圍中，七條上涌城了（一部分是限制），生產資料，^{利於}（這）一市經廣大人民（包括農民）一個新的刺激精神，為之一振，全國人民要

趙樹理手迹



赵树理作品书影

目 录

小 说

盘龙峪	3
小二黑结婚	16
李有才板话	30
地板	70
李家庄的变迁	76
催粮差	186
福贵	195
刘二和与王继圣	207
小经理	238
邪不压正	243
传家宝	280
田寡妇看瓜	293

特 写

孟祥英翻身	297
-------------	-----

剧 本

打倒汉奸	313
------------	-----

万象楼	322
-----------	-----

两个世纪	341
------------	-----

赵村理小传	377
-------------	-----

赵村理主要著作书目	379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小说

盘 龙 峪

第一章^①

没有进过山的人，不知道山里的风俗。

盘龙峪这个地方，真算是个山地方了：合四十多个庄落算一里，名叫盘龙里，民国以来，改为一个联合村。北岩是这一里中的最大村——虽不过有三百余户人家，但在这山中就不可多得了。

西坪上离北岩最近——说五里，其实只三里多路。西坪上的人家也不少，但比起北岩来要差一半还多；村子里没有卖东西的，想买什么还得上北岩。

这一天是阴历八月十五，西坪上有个名叫兴旺的，提了个酒葫芦上北岩来。他出门时天就下着小雨，他以为不打紧，谁知走到半路上雨就大了，把他湿得水鸡儿一般。

他刚进了村，就跑进一家院子里去，口里喊道：“好大雨！”急忙两步奔到檐下。

屋子里隔着竹帘喊道：“兴旺哥！呀，你却吃苦不小！这么大雨，你怎么跑得来？”

“为朋友的事也讲不起。”

“快进里面来避避！”

这人名叫有发，有二十三四年纪，是个做小买卖的——乡间用着什么他就贩什么，贩来挑到各村卖。

① 发表的仅见此一章。——编者

兴旺把湿透了的鞋脱到门外，赤着脚走进来。有发见他的小衫子也湿透了，连忙取一件干的教他披上，并且说：“把裤子也换一下吧？”

兴旺答道：“裤子不妨事，只不过是小腿一截湿了些，上部还是干的哩。——你村不是唱社戏啦吗？你怎么没有出去做生意？”

“我刚才回来。前天担了一担花红果子，昨天晚上卖了些，今天却逢着这种天气，戏台下站不住人，没有生意。——唷，你拿这么大的一个葫芦做什么？”

“人家结拜干弟兄啦，叫我给人家打些酒。”

“都是谁？”有发最好打听这些事。说起干兄弟来他倒已有十几个了。

“谁？告你说你也不知道，是一伙年轻人。”

“你说着我就能知道。上庄下岭几家人，我都是跑遍了的。”

“有春生。”

“秀才的孩子吧？是不是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哈！那么我不知道？还有谁？”

“多哩！十二个哩。有你村木头刀的佃户的孩子得水，窑上院寡妇的孩子小软。”

“窑上院寡妇不是没有孩子吗？她就是这村娘家，今天还在台下看戏。”

“那是东房里那个没有孩子，只有一个女儿。”

“我见过，那小闺女出脱得很齐楚，也有十七八了吧？——噯，窑上院还有一个寡妇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堂房里碰成老婆。”

“碰成也死了？”

“可不是？前年就死了。阴阳先生说是院星的过，男人不能得

长寿。”

“哪有那一说：人死了他才是那样说，活着时候他为什么不给人家改一改？——碰成的孩子多么大了？一院子里，两个寡妇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，恐怕要闹什么古董吧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有那么一点影儿。那孩子也不小了，二十了。”

“咱不管人家那些事，先说干弟兄还有谁吧。”

“还有……小铜匠金山，半坡院陈二先生的雇工安泰，发贵的孩子喜顺。”

“算了吧，发贵是什么东西，还会生出好孩子来。”

“哈！你却不知道：发贵虽是只‘瞎话婆’，而喜顺却是最靠得住的孩子。发贵做了什么不对天事，喜顺常好挖苦他，因此父子们常好吵架。”

“噢！世上竟有这样奇事？——你说吧，还有谁？”

“还有老来保的二孩子小松。”

“老来保还抽大烟不？”

“怎么不？五十来亩地卖得剩下横崖上的八亩了。小松是好孩子，今年给他二叔做长工啦。南头起富和老来保的瘾一样大，不过人家的产业比他多，坪顶的一攒柏树，大小总有千把棵，倒不在乎抽那口烟。这回他们拜把，也有他的三孩子三宝。”

“我看你村里，数东方老汉的日子好过啦。”

“对！东方、润年现在就算两个首户：两家都有五十几亩地，人口又不多——七八口人，外面不欠谁的债。”

“都还积有几个现钱吗？”

“现钱也没有——现在我村里谁还有现钱呢？今年还没有过到头啦，我村三间只出公项钱就出了三百多元了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？也不知道做什么用了，收钱和割韭菜一样，割了一次又一次……哈，又扯的哪里了？你再说干弟兄还有些谁们？”

“我就是和你说那个哩，你就扯到别处了。刚才不是说东方和润年吗？里面也有他一家一个孩子。”

“都叫些什么名字？”

“东方的那个叫土成；润年的那个叫猪孩。——还有黑旦的后老婆带来的那个小义。”

“黑旦后娶这个老婆还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！不过岁数也不小了——三十八了。”

“不算大，比起黑旦来至少也还要小五岁。”

“那都没有什么，只是带这孩子使黑旦很高兴。黑旦成天说没有要孩子的福分，现在十六七的孩子忽然在地里做起活来了，实在是意外的福分。”

“倒是这孩子的运气也不错，承受一份现成产业。”

“产业也不肥，不过十四五亩地，十几间房子。”

“对付吧！白吃人家的萝卜还敢嫌辣吗？——又瞎扯起来了。干弟兄还有些谁们吧？”

“还有谁？不是够十二个了吗？春生、得水、安泰、金山、小松、小软、土成、三宝、猪孩、喜顺、小义。噯，还短一个……”兴旺寻思着。

有发道：“还有你吧？”

“不许胡说！金山是我的本家侄儿啦。……对！还有个和尚。”

“哪寺的和尚？”

“不是，是老庙管的孩子名叫和尚。”

“哈哈！好名字！和尚看庙也是正经缺道。——他们干弟兄们数谁的年纪大呢？”

“数春生。我刚才给你数的那次序就是人家的排行，不过和尚是第十一，小义最小。”

“你也是约摸着说哩，人家还没有结拜啦，你怎就知道得那样

清楚？”

“人家虽然还没有烧过香，却老早就‘老大老二’地称呼起来了。——哎呀！尽说闲话，却不道雨早已不下了，我还要去打酒。”

“我这里有酒。”

“你也卖起酒来了？不是说酒税是很重的吗？”

“税？他爹和他妈睡！我一共担了几十斤酒，赶到收税的孙子们知道了，酒就卖完了。——你打多少？”

“五斤。”

“喝得完吗？”

“不止他们，还有外客。”

“还买什么？”

“还买些调和。”

“我现在没有卖的调和，那你就还得上木头刀的铺子里去买。”

木头刀原来姓苏，只因别人求着他的时候，求他的人越着急，他越要摆架子给人看，因此人就送他外号叫做木头刀。

兴旺见有发没有卖的五味调和，就提了酒葫芦，别了有发向木头刀铺子里来。

他走进铺门叫了声“掌柜”，只见套间里走出来一个苍白胡须的老头，手里拿着一把旱烟管。这老头正是木头刀，开口便道：

“送钱来了吗，兴旺？”

兴旺忽然想起夏天还在他铺赊了几尺白粗布，欠他一吊多钱，赶忙笑道：

“嘻！我竟忘了！那几个钱，明天一定给你老人家送来。”

木头刀冷冷地笑道：“小衫子上了身，自然就不记得布是赊了的。——买什么？”

“买些花椒、茴香……”

“你拿着葫芦不是还打酒吗？”

“酒已经打上了。”

“外面有卖酒的，没有卖花椒茴香的。是不是？”

兴旺觉得木头刀的话头有点不对，忽然后悔着自己没有把酒葫芦寄放在有发家。但既然进来了，也得生法儿出这个铺门，就硬说着道：

“你只说你有没有吧？”

木头刀把嗓子拉得长长的，轻声地说道：“有……”

兴旺正去取钱，他却接着又说道：“……却是卖完了！”

兴旺气得掠回头就走，只听见他又说道：

“有钱过节，只是没有钱还账。”

兴旺隔着铺门回道：“你就不看看我值钱不值钱？谁教你赊给？”一边说着一边走，还听见木头刀说：“我不知你是个不出钱的，领教了！”兴旺也没有再理他，暗暗骂道：“真正木头刀！”一路骂着回西坪上来。这时天气黑了，远远看见岩上就好几盏灯对着他来，赶到迎着了，才知是自己村里几个去北岩看戏的人，随便招呼了一下，也就走开了。

得水的院子里，只有西房和北房。相传木头刀的爹，原是这西坪人，当初就在这院子里住，后来发了财，在北岩就修了房子才搬上北岩去，把这院子给佃户住。因为自己有了新院，把这院子叫做“老院”，时候长了，“老院”二字就成了这院的院名。

这天的结拜，就在这老院烧香。

兴旺从北岩回来时，天已黑了，所以没有回自己家就先上老院来。

兴旺一进门，土成先看见了，忙说：“回来了兴旺哥！”接着大家都向院子里张望，齐声道：“呀！辛苦，辛苦！”

和尚道：“为了我们的事，却教你老哥吃苦了。”

兴旺答道：“这还算一回事吗？”说着也进了西房。

三宝指着金山道：“咱们和四哥结拜了，以后不能称兴旺哥，要称做兴旺叔才对。”

猪孩道：“那样反倒很不好意思称呼。我们称呼惯了，只能各依各。”（这地方的风俗，人和人发生了新的亲友关系，把辈子闹错了时，往往还依旧日的称呼，这唤做“各依各”。例如金山的干兄弟们称兴旺哥，金山却仍称做兴旺叔。）

兴旺坐下了，看见他们已杀了的两只鸡和一些水菜水果放满桌子，就叹气道：“可惜，没有给你们买调和。”众人问了缘故，才知是受了木头刀的气。

三宝也叹着气发作道：“有‘二指奈何’（即别处“一线路”之意，原是这地方的土话），也不要欠木头刀的钱。”

土成正坐在炕沿上剥葱，对三宝开玩笑道：“都不是你爹包做‘中人’，才弄得咱村人差不多家家都欠下人家的钱？先回去和老汉（这地方的尊称，即“老人家”的意思）说说，再不要给他当‘中人’。”

得水道：“你们这些没有受过‘制’（即受金钱逼迫）的人，讨账的来了自然各有当家的应付，你哪里知道没有了钱就非去找木头刀不行？”

小松道：“那是你的东家，你自然要庇护他。”

春生道：“不要闲斗嘴了吧？得水！先上陈二先生那里给咱去找些调和。”

得水道：“我知道都要些什么？”

春生道：“咱有酱、醋，只找些花椒、胡椒、茴香就行了。对！再找些姜。”

得水答应着去了。小松把大腿一拍，伸出一根大拇指来道：“试试！大哥有旨往下传，哪家胆敢不听言？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，连春生也笑个不住。

土成道：“老大哥自然不让说木头刀的坏处，木头刀能三年不